



古學先生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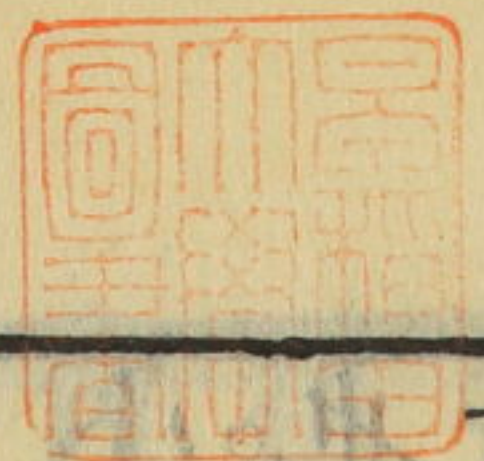
中策

~ 16
1614
2



1614
2

古學先生文集卷之三



辨類

儒醫辨

甚哉人之竊名而欺俗也。物已定而文飾之，以求售于人。道已定而粧點之，以求售于世。其價不可增而譏笑隨之。豈非惑乎？世俗有儒醫之稱，蓋醫而窺儒者，自恥其為小道，且與巫覡賤工伍，而竊欲列于儒，以表見其名，其事固卑陋叢小，無足深辨者矣。然世

子長胤

編輯



古學先生文集卷之三

憂

之貪污卑屈懷欲無厭屢試不第抑鬱迷昧不能以自立者多逃儒而歸之則固不可不為世道之害焉斯吾之所患也嗚呼儒醫亦何稱哉自昔者孔門七十子之徒大賢碩儒不為不多然吾未曾聞兼業醫者且天地之間自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大人而行小人之事則失所以為大人小人而犯大人之事則失所以為小人苟大人而行大人之事小人而為小人之事則各得其所名稱允諧亦君子之所不廢也故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若今儒醫之稱異哉儒不儒醫不醫吾誰適從昔者齊之野有賣石

之似玉者欲增其價恐人之不求乃名其石曰玉石往賣于市聞者莫不胡盧而笑今之以儒醫自立者何以異於齊人之玉石乎哉是故古之聖人不惡惡艸而惡莠之亂苗不惡惡人而惡鄉愿之亂德蓋以疑似亂真之閒害正最多而人之易惑故也予原其名稱之所自元醫金華朱震亨嘗受學於白雲許氏許以其軀多病而震亨聰敏往肄于醫震亨業既就而多以濂溪晦翁等語著其書亦欲標著其本儒非專醫於後世也不亦孱乎震亨固不足責若許氏者嘗讀聖賢之書自知義利之分何乃為此潦倒耶若

許氏者可謂賊夫人之子也。且朝鮮陋儒編理學通錄亦載朱震亨在其中。則雅業醫者奚足深責之也。然而爾後儒醫之稱盛。或命其書。或表其號。肆然無忌憚。而世之聾盲亦不得不為之眩。則吾亦不得不辨焉。或曰魏晉以降。巨公碩卿多有為醫者。彼皆非耶。曰若張長沙王太僕之儔。本非儒者。且無識見。固無足論其儒而隱于醫者。唯韓康伯其人耳。然彼本非以儒醫號。求報鬻技。營營汲汲。奔走衣食者矣。而今之儒醫皆謂吾者儒也。而隱于醫。豈韓康伯之比云乎哉。奚古之少而今之多耶。此足以觀其真偽如

何。或又曰然則醫人不可脩儒歟。曰非也。醫而志于儒則可。欲援儒而入于醫則不可。此天理人欲之分。邪正真偽之別。任斯道之責者。其能得愜然於此而無一言以闢之乎哉。寬文四年甲辰六月初二日。

鵝湖異同辨

昔在呂伯恭約陸子靜氏兄弟會。朱文公諸公于信之鵝湖寺。朱陸二公論及教人。朱子之意欲使人泛觀博覽。而後歸之約。二陸之意欲先發明人之本心。而後使之博覽。朱以陸之教人為太簡。陸以朱之教人為支離。以愚觀之。兩家之論各陷於一偏而不能

相爲用。而其門人亦各挾私見。互相瑕疵。而紛紜膠
鞅。向方無準。蓋皆出一時所見之異。而實爲百世未
了之論。未必不誤於學者也。豈可置而不辨乎。古曰。
衆言淆亂。則析諸聖。請先諦聖門教入之法。而次論
二家相失之指。夫聖門之學者。知與仁而已。然以進
學之序言之。則知在先。仁在後。謂之逆上工夫。若以
成德之功言之。則非仁無以成其知。故知又在其後。
謂之順下工夫。所謂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是也。蓋逆
上工夫。造詣之方也。順下工夫。歸宿之地也。譬諸登
山。逆上工夫。自下而進上者也。順下工夫。自上而又

下者也。一往一反。而後其知無遺。而其功無缺。謂之
君子之道全矣。然而古之經書。無不明稱其目者。而其
言散而不一。隱而難見。故學者無得而知也。今備引
聖門之成法。而明之。庶幾學者之莫惑乎途徑。而斯
道之有明乎天下也。大學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
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
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
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所謂逆上工
夫也。中庸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
而道問學。致高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

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所謂順下工夫也苟能用此兩者則庶乎足以成己之學而盡聖人之道矣然而古之聖賢言逆上工夫多而言順下工夫少而其言順下工夫者又不及乎逆上工夫蓋聖門之祕鑰而最難其人也其兼舉並說終始全備者唯易與孟子而已矣文言曰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孟子曰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其謂知至至之及始條理者即逆上工夫也謂知終終之及終條理者即順下工夫也蓋始之者即所以終之終之者即所以始之也二焉則非也故此兩

者廢一不可也嗚呼其法雖既具於大學中庸而易孟子為最備脈絡相因條理分明而千載之下尚可追尋其緒也豈非幸哉豈非幸哉然而世之學者多知為逆上工夫而不知為順下工夫其知為順下工夫者亦不知為逆上工夫其言雖間有近似者要之俱非中冓緊者也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昔在楊龜山論孟子曰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朱子非之曰語若有病知性之善然後能正其心程子曰能盡心則自然能知性近世高新鄭難之曰倒言矣必知性而後可以盡心愚以謂龜山之說本非有病程子

之言亦非倒言。蓋龜山之與程子之言自合順下之法。朱子之與新鄭之說又合逆上之方。兩存之可也。奚相非之。由此觀之。則朱子之論得於逆上功夫者也。陸子之論得於順下功夫者也。蓋朱子之意恐乎學者之不通於事理。陸子之意憂乎學者之先流於泛濫。皆各有其理。而不能無其弊也。苟合兩家之論而一焉。則何所不可哉。惜乎鵝湖之會。各執其說。不能相一。而自貽學者無窮之論。然而二公所謂博約之說。亦未為實得聖門之意。蓋博約者。要之在於博。已約已。而不在于讀書之多寡。講理之博約。苟足博

已。則一部大學足矣。一部中庸足矣。奚以多為。若不
足博已。則可以讀經。可以讀史。而可以涉獵百家之
典。亦何限量之有。且博約一時兩下工夫耳。不可以
先後而言。若欲既博而後歸之約。則其未約之前。猶
無柁之舟。放於中流。其何所底止哉。將欲自約而之
博。則未博之前。猶築室無基址。亦何所依據哉。若論
其造詣。則固自有次第。在然而不可以此遂為進為
之方。然則二公之得失。亦居然可見矣。嗚呼。僭踰之
罪。固知無所逃焉。然二公有靈。亦未必不以我為忠
臣。此誠千古聖賢之同心也。區區回護之說。奚足以

獻大賢之門乎哉

朱陸是非千古未決。原其立言，俱起於矯弊。門徑雖稍異，而比之古之學，則左矣。古聖賢教人讀書學文，將以明道也，非徒窮理也。其言心者，將以示道之所本也，非徒貴心也。此論雖略下品題，而尚未免調停，亦是初年之見。且專主學庸，而未及論語，亦非定見。長胤謹識

春秋制作辨

先儒曰：春秋感麟而作，恐非也。愚以事實考之，以哀公十一年丁巳，孔子自衛反魯，時孔子年六十八矣。

而刪詩定書傳禮記序易彖繫象說卦文言，蓋制作之始，必在於斯時。蓋春秋之欲作也久矣。當時世衰道微，暴行互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夫子懼作春秋，欲以明一王之法，而立萬世之典。嘗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絲是觀之。夫子不俟西狩之獲，而既自識大道之不復行于世，安能悠悠到七十一歲，無所制作，而俟於獲麟始作春秋耶。且麟之出，夫子之所不預知，而人之於壽夭，雖聖人亦不可得而逆識焉。今夫春秋天下所不可無之書，而夫子之三致思也，豈躬任天下之重，而以不可逆

識之命而歎所不預知之麟哉。若麟果不出，夫子又
不幸死乎？獲麟之前，則春秋終不得作，非惟夫子之
志不行，實天下萬世之一大欠事也。豈夫子寔若此
不曉事也哉？諒不歎遲暮而作也必矣。范甯曰：制作
三年，文成致麟。按夫子之卒，距於獲麟，出入不能過
二十五六個月，而夫子筆削於二百四十二年之間，
不苟一辭，實非三年之力不能也。且視爾後夫子親
授子夏及丘明之徒，則二十五六個月之間，不能悉
辨其事也。彰彰然明矣。愚故斷以為獲麟在經成之
後矣。然謂麟為夫子而出，則可謂為春秋之應，則吾

不知焉。或曰：春秋絕筆於哀公十三年十二月螽，殊
無意義，亦非也。春秋之義在於名分，而不在於麟在
夫子之意，而不在麟之獲與否。借令麟之不至，夫子
亦當別有所終焉。豈其麟不至，則聖人謂無所絕筆，
而春秋可措而不作乎？腐儒談經，一至于此，不辨而
可也。蓋夫子之所以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其重望
太平於萬世者歟。嗚呼！非至誠以好學者，孰能識夫
子之心於千載之下。

獲麟之說，諸家紛紛，殆成聚訟。畢竟祥異之
說，聖人存而不議，且據孟子夫子之作春秋。

也為懼亂臣賊子而作非為麟故也此論曰
麟為夫子而出亦非的見據左氏獲麟之後
尚有二年經在至夏四月己丑孔丘卒而止
但公谷二家脫簡焉耳定說詳于經傳通解
及童子問云 長胤謹識

說類

仁說

仁者性情之美德而人之本心也蓋天地之大德曰
生人之大德曰仁而所謂仁者又得夫天地生生之
德以具于心者也其本以愛得名而衆善之所由而
生即所謂不忍人之心而能充能大者此也蓋嘗以
仁者之心觀之仁者其心以愛為體故能與物同體
能與物同體故其心自公其心自公故寬而能大寬
而能大故常久無變常久無變故能守無失以愛為
體則心周與物同體則能恕其心自公則好正寬而

能大則有容。常久無變則常靜。能守無失則足。則此仁道脈絡相因。自然之機。而莫不皆從愛出也。故觀孔孟之言。仁又有就其一而言者矣。有兼其二三而言者矣。有舉其全而言者矣。其曰仁人心也者。以其以愛爲體而言也。仁民而愛物者。以能與物同體而言也。求仁而得仁者。以其心自公而言也。仁者愛人者。以寬而能大而言也。仁者樂山者。以常久無變而言也。其言也。訥者以能守無失而言也。而其所告顏子者。舉其全而言也。所告仲弓樊遲者。兼其二三而言也。其言雖異。而其無不本愛則一也。故仁之爲德。

一言以蔽之。曰愛而已矣。若夫子文之忠。文子之清。雖若未易及。然夫子猶不與其仁者。以其本無慈愛惻怛之念。爲之主也。然而謂愛卽仁。則知其情。而不知其性者也。謂愛非仁。則亦知其性。而不知其情者也。一體一用。判然離絕。遂不能得其全體。但以愛言仁者。雖不知其性。而猶未失之遠。至於外情而論。仁則非惟失之益遠。且使學者。至於踳搜遐索。無所用力焉。豈非斯道之大厄耶。蓋仁義禮智人之四德。而合性情爲言者也。故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又曰。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

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依前言，則仁義禮智可以爲性矣。依後言，則仁義禮智亦可以爲情矣。豈獨可以性譚之哉？其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謂之四端者，蓋以四者皆仁義禮智之一端，而非其全體也。故曰：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是也。夫枝葉未具，謂之苗；枝葉既具，謂之樹。本一也。設若謂四者只仁義禮智之端，而本非仁義禮智，則何以異？夫曰枝葉未具，則非樹乎哉？此可以祛世儒之論矣。且世之學者，心麤氣浮，志狹力薄，而不能心驗而身體之。視孟子之譏墨子兼愛，遂謂無差等，則非也。故其所行

義勝而仁薄，賤愛而喜忍，駸駸然至於分別甚過，自爲殘忍刻薄之流，亦可憫也已。夫渾然與物同體，仁也。施物各有差等，義也。猶天道之有陰陽，地道之有剛柔，仁以行義，義以輔仁，仁莫不包義之用，義不能離仁之外。此吾所謂仁義，而非楊墨所謂仁與義也。然仁勝其義，則猶不害爲德；義勝其仁，則無所不薄。是故求聖人之道，莫大於爲仁，而爲仁莫切於愛人。愛人莫先於孝親，故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學者其識諸。

萬治元年戊戌閏十二月立春後一日

此篇論仁，曰一言以蔽之曰愛而已矣。固不

異後來之旨。但立性情體用之說。則尚襲舊套。其訓四端之端。為一端。是亦一說。長胤謹識

立誠持敬說

學者之於道。莫先於立誠。亦莫要於立誠焉。苟非立誠。則不能盡其性。而成其道也。故孔門之教。特以忠信為主。立誠為居業之本。凡所謂忠恕之說。慎獨之義。戒懼之法。反身之功。皆莫非誠之之謂也。故中庸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夫誠者實而無虛。真而無假。聖人之事也。誠之者去其虛而盡其實。舍其假而求其真。學者之事也。然及其成功。則一也。

而又由學者言之。則誠雖已立。而不敬以持之。則亦不能為己。有以誠之難致。而實之難踐也。故至於程門。亦專以持敬之功。為存養之要。蓋為此也。故其言曰。主一者謂之敬。一者誠也。又曰。誠然後能敬。未及誠時。卻須敬。而後能誠。是也。蓋誠者其本。而敬者所以達夫誠也。是以言誠。則不消言敬。言敬。則有誠在。此孔門之微旨。而程子之所以重發主敬之旨也。後之儒者。不究源委之所自。特倡持敬之說。而亦不知專務忠信立誠之功。所以其學支離。而不一。迫切而不大。終身由此。而卒無可安之地矣。豈非工夫顛倒。

而用力失措也哉。其特持敬。固不若立誠之爲得其要。故吾屢言之而不厭焉。然書所謂曰欽。曰寅。曰畏。曰恭。皆說主敬之旨。不一而足。立誠之語極罕者何哉。蓋聖人至誠無息。全體天理。固不待立誠。然其所以兢兢業業。欽寅畏恭者。亦至誠之念。自然而使然也。是故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本在於至誠無息之妙。而不在於欽寅畏恭之功。誠與學者之用功。不可一例而語也。語所謂君子修己以敬。意亦如此。故曰修己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是也。且觀孔孟言敬之語。多主於事親事君。及承祭祀執百事之間。而脩身

治心。必以立誠爲之本。蓋誠者真實無妄之謂。而敬者有尊崇奉持之意。故雖事親事君承祭祀執百事之間。亦必無有誠實之心以向之。則敬非其敬矣。故曰不誠無物。此誠者實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而無餘蘊者也。亦奚疑哉。故誠立然後敬以持之。則可也。不先立誠而遽欲持敬。則不可也。語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而程子以爲四者以忠信爲本。夫子家法豈不益彰然哉。

此篇說敬。稍與先儒異。然襲主一之訓。說聖人曰全體天理。皆是初年之見。
長胤謹識

洪範九疇說

世所傳有河圖洛書二圖。孔安國劉歆之徒皆謂河圖出於伏羲。洛書始於禹。而以自一至十者為河圖。自一至九者為洛書。然如河圖之數。夫子明於易中言之。固無可疑矣。至於洛書之數。夫子之所不言。箕子之所不陳。難據以為信。以愚觀之。蓋河圖有圖而無書。洛書有書而無圖。何以言之。今以其名義推之。圖畫也。書。今文字也。謂之河圖。則其有圖可知矣。謂之洛書。則其非圖可知矣。若使果如世所傳之洛書。則當謂之洛圖。而不可謂之洛書。想當先漢諸儒觀

河圖之有圖而擬作之。其附會明矣。唯班固以為洛書本文止六十五字。按洪範自初一日五行。至於次九日云云。即洛書本文。而其前後之語。蓋箕子布竹之也。然初一日次二日等二十七字。乃大禹序次之詞。而實非龜背之文。班氏蓋併此二十七字而數之也。按範圍也。疇。田疇也。龜書之形。想應以五行及敬用五事等三十八字。填實其中。猶井田之制也。故謂之洪範九疇。又謂之洛書。其理豈不明哉。而孔安國曰。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禹治水時。神龜負文。而列於背。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

類尤非也。係辭曰：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夫子歷陳包犧作易之由，若此其詳，而未嘗謂則河圖以作易也。而洪範亦直謂天乃錫禹洪範九疇，而又未嘗謂大禹則洛書以陳疇。蓋漢儒觀係辭所謂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而遂謂羲皇神禹果則圖書以作易疇，殊不知聖人則之者，本謂則圖書以作卜筮之法耳。非復謂則圖書以作易疇也。故係辭曰：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

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扚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扚而後掛。可見聖人則之者，乃謂據圖書以作卜筮之法耳。設果謂聖人則圖書以作易疇，則因上文所謂天生神物，聖人則之，而又謂聖人則著以作易而可乎？且若先儒謂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其取義最遠，而別無發明，其出於附會彰彰明矣。嗚呼！自漢以來，殆二千歲，非惟人不知洛書之非圖，且併不知聖人則之者，乃謂作卜筮之法也。豈非重誣聖經乎？孟子曰：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此致知

之要訣。讀書之良法。若夫求異。搜奇。好立新說。與因襲舊聞。不知聖言之所在者。此不得所謂禹之行水之法者也。

圖書之名。始見於易。書論語亦有河圖之說。然不斥其為何物。而表裏經緯之說。出於漢儒之口。方圓二圖。其出亦益晚矣。闕疑可也。此篇所言。亦是一說。終非定見。長胤謹識

詩說

詩之一經。聖人遊戲三昧書也。其言本無定義。其義亦無定準。流通變動。千彙萬態。挹之而愈不竭。叩之

而愈無窮。高者見之而為之高。卑者見之而為之卑。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所謂橫看成嶺。直看成峰。而各從人之見趣。此詩之妙也。古之載籍。若易以道陰陽。書以道政事。春秋以道名分。格局既定。體面各殊。惟詩出於古人吟詠情性之言。而無勉強矜持之態。無潤飾彫鏤之詞。是以見者易入。而聞者易感。故聖人取焉。昔在孔門。諸子自顏曾以下。穎悟莫若子貢。篤實莫若子夏。而夫子唯稱二子。以始可與言詩已矣。而其餘弟子。莫得而與焉。夫愚夫愚婦。可與知。而雖孔門諸子。亦難其人。若此者。何哉。蓋街談

巷議皆存至理。鳥鳴風韻。盡通妙道。唯明者識之。苟非其智足以及之者。則奚以能得讀詩而悉通其義耶。而詩之爲言。其詞平易明白。而其義廣大悉備。左右深淺。隨取隨在。此所以愚夫愚婦。可與知。而雖孔門諸子。亦難其人也。於乎。不見古昔之盛。不可以爲古昔之治。不知古人之情。不可以爲古人之學。苟欲見古昔之治。知古人之情。則舍詩奚以爲。夫畫雪者。不能繪其潔。畫花者。不能繪其馨。畫禽者。不能繪其聲。畫人者。不能繪其情。而畫古之風俗。而能繪其盛衰治亂。人情物態者。其惟詩乎。故讀一南。則觀文王

風化之盛。猶正月之吉。父母兄弟相集一堂。具儀設醮。竟日嘉樂。頓忘窮歲之勞矣。讀國風。則猶其怨悱苦樂。愛憎毀譽。躬自有之。窮則欲求其生路。達則欲及其所愛矣。讀二雅。三頌。則猶身生成周之世。在朝廷郊廟之間。而面觀其揖遜登降。穆穆熙熙。受釐陳戒。接神奉粢之容矣。其盛衰治亂。人情物態。溢乎言表。千載如新。所謂有聲之畫也。故曰。欲見古昔之治。知古人之情者。舍詩奚以爲。而夫子又特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何哉。蓋人之所患。每在於斗筭之不大。而學者之所苦。最在於藩籬

之難開。苟安於目前之小康。而不知聖世之大同者。譬猶井蛙之不知東海。蟪蛄之不知春秋。南人之疑於北方。有千人羶帳。北人之疑於江南。有萬斛之船。涇涇乎其鄙哉。苟不讀二南。而知文王風化之盛。其奚以能除我鄙陋之氣。而其致其廣大之象。若夫雅頌之篇。則往往聖人君子之所作。而其詞若稍涉謹嚴。深邃雅奧。不遽可讀焉。至於二南之詩。則猶春陽之氣著物。物自發生。穠郁芬馥。自襲人衣。蓋滿腹樂意。而雖一樂字。亦著不得。所以爲至也。故讀二南而有得焉。則二雅三頌。不待用工。而其意義血脉。皆得。

之於此。非惟風詩之正經。實讀詩之門戶。爲政之樞要。人而不可不爲者也。或曰。近世王氏以先儒所謂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爲非曰。詩非孔門之舊本。先儒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如何。余曰。不然。見惡者。而未見善者。則惡者未甚惡。以善者比之。而後惡者終不可觀矣。見善者。而未見惡者。則善者未甚善。以惡者方之。而後善者益極其盛矣。詩之爲經。雅俗兼舉。善惡相混。猶襍黑白於一裳。蓄冰炭於同器。善者益見其善。惡者益見其惡。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可以懲創人之逸志。不

其然乎。王氏既不得孔門讀詩之旨，且以其非致良知之說，而曲爲之辭，殊非通論。嗚呼！言可盡而意不可窮，六經之學要在通大義，而詞義訓詁固所不必矣。若詩之言尤當以平易近情求之，而不可以崎嶇艱澀解焉。是其大要也。若欲字釋句解，則有漢宋箋傳在不待吾贅焉。嘗與同志會讀五經，先始於詩，而欲以次及書、易、春秋。暨周官儀禮、戴氏禮，故先作詩說以貽之。

寬文三年癸卯端午後一日

詩說與晚年之見不異，但先儒感發善心，懲創逸志之說，後來稍不服。詳于語孟字義云。

長胤謹識

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說

命者天之理也。人受之以爲人，物受之以爲物，莫不有命焉。故違其理則必反其命。苟循其理而不用其心，則各安其命，無有所怨悔，是名曰奉天之命也。夫獸山處而魚川游，鶴高翔而蟻穴藏，蘭榮於春，菊秀於秋，麥以夏熟，稻以秋實。然而魚不自恨不爲獸，蟻不自恨不爲鶴，菊不自恨不爲蘭，稻不自恨不爲麥，自循其理而不用其心也。苟循其理而不用其心焉，則性於是乎盡，命於是乎立，無往而不順，無入而不

自得矣。詩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能循其理之謂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不用其心之謂也。蓋知命而後可能循其理，能循其理而後可能不用其心。故君子以知命為貴焉。其知人之有命，猶魚之不可以為獸，蟻之不可以為鶴，菊之不可以為蘭，稻之不可以為麥。夫何不循理之有，亦何用心之有。故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其外，上不怨天，下不尤人。苟見利而動，見害而避，欲其所不可欲者，為其所不可為者，則何足以為君子哉。夫人之有生也，命有分而欲無極，有分者欲其盡，無極者欲其制，是故

君子畏其命而不肆，防其欲而不縱，脩身謹行，兢兢業業。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知有命也。小人縱其欲而不防，侮其命而不畏，行險求幸，不恥不懼，陷於禍患而後止，不知有命也。蓋天之於物，同生而不同氣，同種而不同形。其氣厚者，其形必盛，其氣薄者，其形必微。其受氣厚，其稟形盛，而又得其養焉，則厚者益厚，盛者益盛。然後謂之全天命也。聖賢之生是也。其受氣薄，其稟形微，而又失其養焉，則薄者益薄，微者益微。然後謂之反天命也。小人之生是也。雖其受氣厚，其稟形盛，然而苟不盡其養焉，則亦無異。夫薄者微

者矣。謂命而可乎哉。故曰：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其可不慎哉。嗚呼！學者之於道，特知富貴壽夭之繫於命，而不知平素躬行之關於命最大也。蓋命雖繫於天，然其本必由於己。能盡其由於己者，則自致其繫於天者矣。此必然之理也。自盡其由於己者，而不免乎其繫於天者焉，則君子委之命矣。得之不怨，居之不悔，命之極也。

知命是安命之境。此篇說循天理，亦非定見。然其說受用處，固無早晚之異也。

長胤謹識

名稻雷氏子說

夫名子以德。古之禮也。傳曰：名有五，以德命為義。而後世以德名之居多。稻雷氏之子，年十一，有神童之名。其父攜之，自筑州來于京師，執贄於予門下。語予謂其能背書經史古文，為出筆研，試蕭統文選童子，傍退寫王粲登樓賦，頃刻書畢，連三紙不蹉一字，不誤一點，筆勢遒勁，字畫端正。雖壯夫有所不及，亦奇矣。因扣其讀書次第，其父曰：童就師授句讀，去年自正月中旬，至於秋八月，讀朱子小學四書五經暨文選等書，皆能暗誦背書。其他所記之書亦多。予歎曰：以十歲小兒，纔半歲餘，能誦數大部書，何其敏捷也。

古穎悟者有讀書數行俱下者有積以數寸者史傳
以為美談童子亦奚多讓焉時未有命名請予名之
予曰濂溪先生之言曰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請命
子以希賢歟此以德命之類也然學者之志道也固
不止希賢由希賢而進至於希聖又進至於希天而
後可矣昔宋二程先生自十四五歲便有欲為聖人
之志是子之模也古之人有言曰少而了了老未必
了了古今數數見之矣子勿忘焉勿忘焉予以謂天
下之聰明無算唯好學為第一苟好學甚則雖質魯
之人猶得能傳聖人之道況於生而英邁者乎子勉

稱乃謂之曰子後來必為天下之重器謙抑不滿勿
以學問教人其父悅而顧童子童子俯而聽之因作
名說以贈 元祿十五年壬午仲冬日

古學心法卷之三 十一 古義堂藏

此處有極淡的墨迹，似乎是另一篇銘文的殘留，但已極其模糊，難以辨認。

銘類

青山石銘 并序

濃州一士人獲奇石盃許於梓河原。珍焉。其狀青質黑紋。上尖下平。宛然有岡巒巖谷之勢。可以置諸几席之上。可以充於燕間之翫。真書齋之物也。頃者士人持其石來于京師。見前右丞相藤公。請其名與詞。公視之。愛翫不置。遂賜以倭歌及青山佳名。且遍命諸搢紳先生之間。屬其賦詠。吾曹鯁生。又辱與其列。感愧數番。義不得辭。絲繫以銘。其詞曰

谿間之英

爰鍾其精

光琢璀璨

綠成崢嶸

堅而有理

立而不傾

維德可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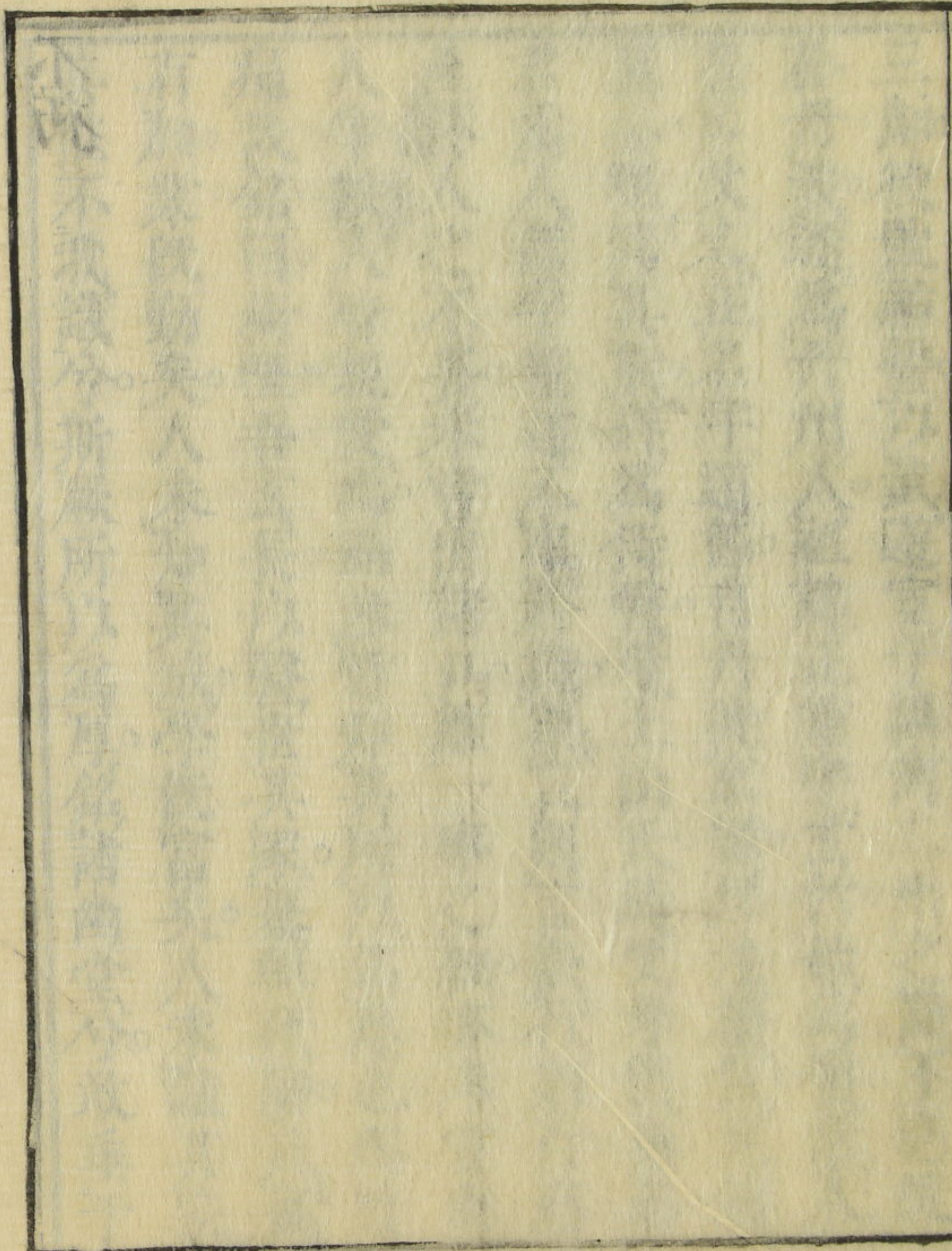
用命楮生

寬文七年丁未仲春初九

八尾君玄長墓誌銘

君諱苓字玄長。姓八尾氏。號淡室。以延寶改元癸丑冬十月廿七日病卒于家。享年四十。不幸無嗣。其弟正守及正雄皆賢而有行。正守尤以道德學問名赫一時。以父從尾陽公在江府。私主葬事。乃葬于洛東神樂岡之南。今為浮屠之地。號紫雲山者也。棺槨衣

衾雖頗隨時宜。其意乃以循古禮為本。可謂善處者也。頃又以誌文見屬。予屢謝不得。因略述其術業之所由。曰。君生甚岐嶷。以其世業亦為醫。奏功取驗。不可殫記。自祖暨父。並嗣大醫壽昌院玄琢。及子三竹。琢嗣延壽院玄朝。朝嗣翠竹院道三。三始闡明元朱彥脩之旨。而宋朝局方之陋。為之一滌。實為當今醫門之宗匠。君迨來京師。又授素難靈樞於饗庭東菴。廣究諸方書。兼通諸子百家之言。自遷固之書。及司馬公通鑑。至於野史小說。和歌諸集。皆有鈔錄。公之於業。其不惑旁徑。而精詣博取。若此。曾祖諱某字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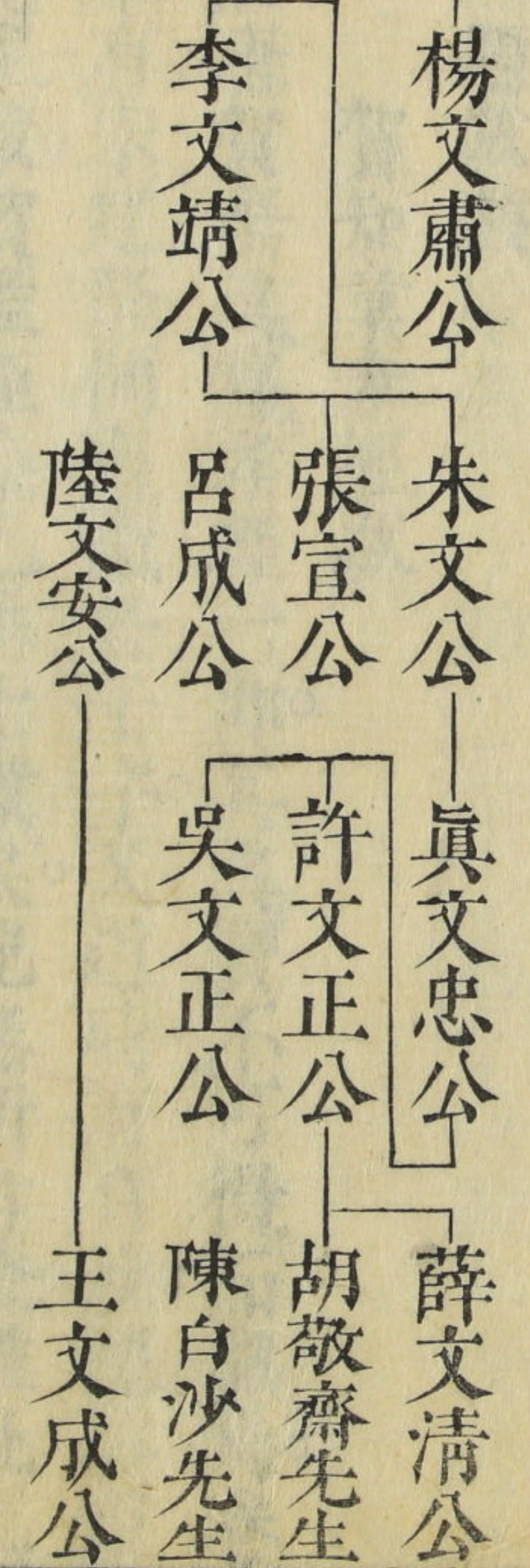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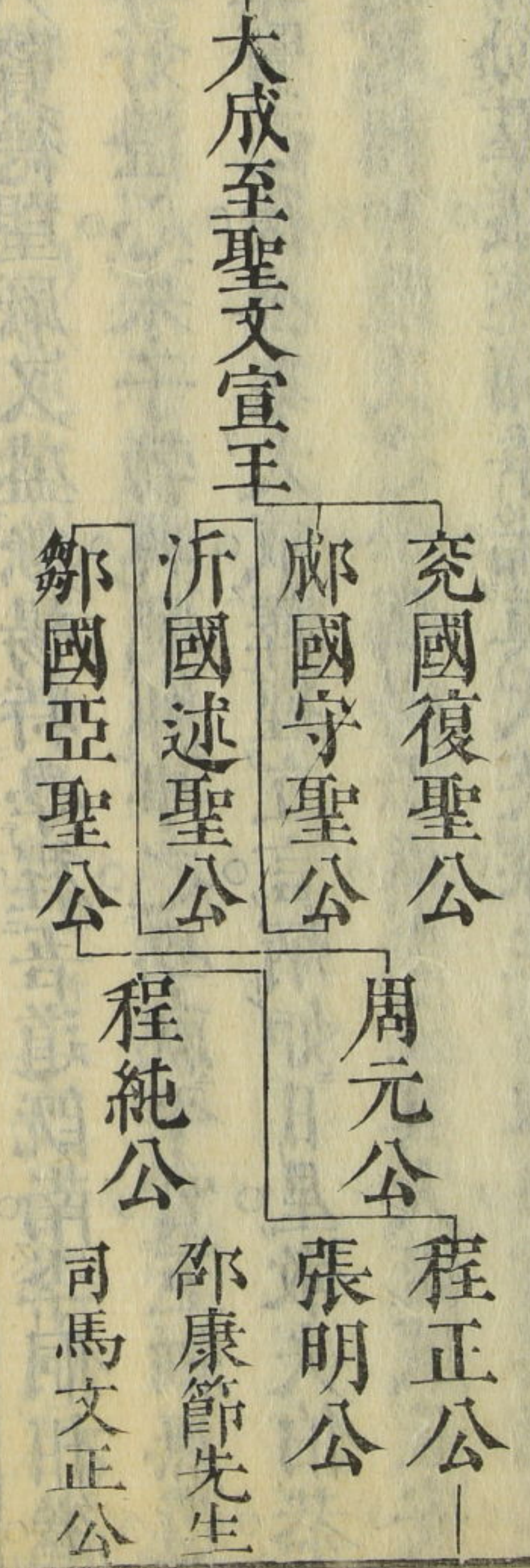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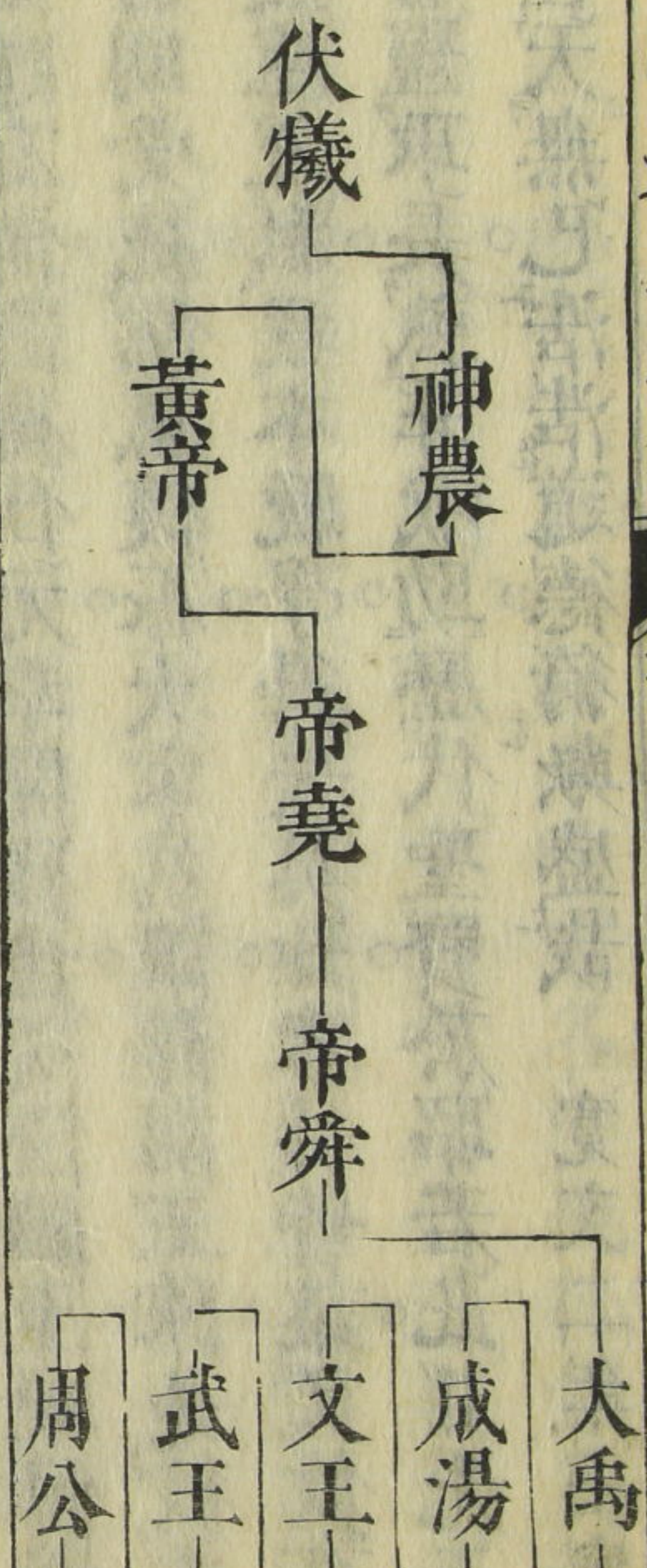
贊類

歷代聖賢道統圖贊

隆古之遐邇兮荒兮肇生神聖斯為犧皇仰觀俯察
 道統由興炎帝軒轅繼繼相承爰暨五帝唯盛唐虞
 執中兩言斯道之符歷聖羣賢是祖是宗巍巍蕩蕩
 乃與天崇禹受有虞湯繼夏后拜言建中有光宇宙
 文武立極周邦維新姬旦首相亂臣十人遂監二代
 郁郁文章周道陵夷禮缺樂亾上帝監觀篤生仲尼
 刪定繫作斯文在茲繼往開來實萬世師金聲玉振
 得聖之時道德之尊越周跨唐三千弟子若龍若鳳

身通六藝七十有二。顏卓曾唯各極純粹。顏為復聖。曾為守聖。子思師曾極大盡精。皆揭性道祖訓。式明造端。夫婦馴致無聲。孟軻私淑。道得以賡。獨願學孔百世永鳴。四端性善。厥時乃功。楊墨搜扶。若日正中。自軻之歿。道喪其傳。侏離左衽。殆千餘年。一晦一明。乃天之運。丕開有宋。風俗寢醞。周子挺生。孔道復起。建圖著書。授之程子。程得遺經。道益昌大。旋乾轉坤。變否為泰。嗚呼先生。實聖之亞。德性粹美。獨為能化。叔子相並。斯道斯持。師友家庭。如璣如篋。張邵司馬。一時接武。張邃性命。邵得易數。文正之學。獨以行著。

六賢德望。厥又盛歟。楊時學程。吾道既南。李侗相繼。專好澄心。朱子勃興。晚師事之。學就平實。巨細無遺。羣賢之後。公集大成。釋經立言。炳如日星。敬夫伯恭。迭起相和。陸氏之學。獨得子車。先立其大。既成且安。紛紛羣議。遂開爭端。真氏英傑。生當宋季。黨禁既解。斯道有倚。許衡仕元。幸開後世。吳澄繼至。晚好陸學。有明受統。儒風復振。大家為誰。薛胡王陳。是彼非此。後生互私。我本晚學。得失莫知。容易訾議。又攸可慮。舍短取長。孰非我助。歷代聖賢。於昭若此。日光玉耀。極天無已。浩浩道德。猗歟盛哉。寬文二年壬寅。



道統之說。晚年不取。詳見于童子問。長胤謹識

炎帝神農氏贊
 民之厥初。艸味惟荒。炎帝嘗出中庠。三皇始作耒耜。樹藝稻粱。天下是利。不夭不僵。憂憫民瘼。百艸之嘗。

一歎。可謂神物呵護。不可誣焉。聊書此以送所藏之人。云寶永改元甲申冬十二月日。伊藤維楨識。

題白雲集後

元僧實存白雲集四卷詩一百五十餘首。有當時鉅公趙子昂胡長孺輩四人序。皆云詩禪相通。又曰詩禪無二。此蓋據近世之詩而云爾。於詩之本則未之及也。近世之詩專留連光景。貪戀月露。於吟詠性情未也。比之漢魏大有逕庭。況於古人之詩乎。

題白氏文集後

詩家有郊寒島瘦元輕白俗之稱。予以為其以俗且

莊子內篇齊物論帝王第五
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
中央之帝為渾
渾儵與忽時相與遇
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
甚善儵與忽謀報渾
沌之能曰人皆有七竅
以視能食息此獨無有
當試擊之曰
六日而渾沌死

白此白氏之所不可及。但少傷冗耳。蓋詩以俗為善。三百篇之所以為經者。亦以其俗也。詩以吟詠性情為本。俗則能盡情。琢磨過甚。斲喪性情。真氣都剝落盡矣。所謂七日渾沌死也。俗而又俗。固不可取焉。俗而能雅。所以為妙之妙也。古詩十九首及晉陶淵明之。所以能為古今絕唱者。以其能從俗點化來也。少陵之詩亦然。若日出籬東水。及家家養烏鬼之類。是已。或譏其質野。或說其邛陋者。非也。后山謂書當快意。讀易盡。予以為讀易盡者。天下之至言也。若長恨歌琵琶行是已。纔誦首二三句。便必讀到終篇。句句

如新不覺其終以其近俗故也。若西崑之填故實退聽之尚尖新初雖若甚可悅然後必使人厭讀遠俗故也。沈約云文章當從三易亦貴近俗也。寶永甲

申冬

題源義經圖像

右源公義經戎服圖攝州大阪人之所製筆勢醞藉充足寶翫焉其人本微賤且聾又瞎一目跛一足可謂不成人之甚者也而善斯畫焉則可知其心之了了開明者不可得而誣矣世之具耳目四體者其可不知所恥乎哉

跋張卽之書

張卽之書柳柳州五言絕句一首筆勢遒勁非他真蹟比真尤物也。樗寮乃迂湖之裔書法蓋其家學云洛肆漆氏自父祖以來藏之舊矣予向嘗一觀之今已二十年矣頃又獲審觀之神彩十倍於前矣蓋眼愈高則識真愈諦矣因自喜精鑒之有加於初也

題德山毛利侯所藏畫菊

畫峰巒臺榭則思登臨之樂圖花竹禽鳥則促歡娛之情繪事之所關也大矣而花之可翫者多矣殿衆芳而獨能呈其操者其唯菊乎古人云初節易保晚

節難保者。我於斯花見之矣。夫善畫者。畫其意而不畫其形。觀者亦取其意可矣。奚唯以其形為。

竄正周伯弼唐詩三體序 并跋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此詩之本也。又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艸木之名。此詩之用也。論詩固不容易。後世學詩者。捨此而他求可乎。近世永嘉葉正則倡晚唐體。於是四靈詩。江湖宗之。而宋亦晚矣。聖人之論詩。不暇講也。漢魏以來。河梁柏梁。曹劉陶謝。諸體俱廢矣。汶陽周伯弼三體法。專

為四韻五七言小律。設而其說以為有一詩之法。有一句之法。有一字之法。止於此三法。而江湖無詩人矣。夫法者為不知法者設。既知法則無往而非法也。唐詩前以李杜。後以韓柳為最。姚合以下。君子不取焉。由李杜韓柳而上。進於河梁柏梁。曹劉陶謝。由河梁柏梁。曹劉陶謝。而又推上。邇于三百篇焉。則所謂三法者。不學而自在其中矣。近高安沙門至天隱。乃大魁姚公勉之。猶子聰達博瞻。禪熟文熟。詩熟。又從而註伯弼所集之詩。一魁上人。回之方外交也。將磧沙南峰表公之命。俾回為序。以弁其端云。

予往嘗讀方萬里作唐詩三體序竊以爲冗雜而不簡潔。傷出而不直截。乃攬筆略施雌黃。倣曾南豐刪正陳後山之文之法。乃併數行而刪之。儻若使虛谷如後山未必不意官而心服焉。凡文字先以入律爲要。繁簡巧拙乃在其後。文而不入律不足以爲文。大率以言簡意達。字句得所爲律。近時王遵巖善郢削人之文。一日之內能點竄百許篇以授之。蓋藝之熟故也。予平生冀獲其稿本見之而不可得。深以爲恨焉。頃探書筐得向所刪伯弼序頗有條理。乃書以貽諸子孫。使爲作文楷式云。

元祿十年丁丑秋七月三日

書宣聖十哲像後

右宣聖暨十哲像。本宋李公麟之所畫。紹興十四年高宗御製宣聖顏子二贊。閔子以下九哲贊。則紹定三年理宗御製也。本朝將軍家同朋官真相以精鑿稱于世。兼善畫。永正年間獲斯圖以模寫。因自著色。畫工有狩野素川者。依相所摹本以謄寫焉。隱士松村偏易又書一帝御製贊而傳之。門生平野自易。卽此本是也。醫官法眼岡部東菴與自易爲婣家。且好儒學。以故易以此圖附之。東菴東菴獲之而大喜。十

襲珍重。自以為己好學之應。予幸獲從岡部氏而觀斯圖。龍眠原本不可得而見也。得見斯圖則猶觀龍眠之窟宇。乃不堪恭敬忻躍之至。因記其顛末如此。元祿十三年庚辰秋八月釋菜日。

古學先生文集卷之三終

古學先生文集卷之四

講義類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章講義

此章言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本不在於其大。而在於其小也。孟子論舜蹠之分。只在善利二字。而至此章。則謂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本在於幾希間。所謂良工苦心。其為人處。直是十分痛切者也。按幾希。少也。指個一念之微而言。猶前輩所謂心上些兒是也。

子長胤 編輯

蓋以形言之。則禽獸之大人固有不及者矣。然禽獸
可以爲禽獸。而人可以與天地並立。而爲二者。本在
於此一念之微。夫心之爲物。不過方寸。而其相去。至
於若此。其可不自惕厲恐懼也哉。存者存個。甚麼去
者去個。甚麼謂存本然之善。去本然之善耳。本然之
善者。僂所謂天命之謂性是也。苟欲存本然之善者。
不可不在個。一念之微。致謹焉。夫天之生人。也。本莫
不有個性。而性本莫不有是善焉。苟存之。則可與天
地並立。而去之。則可以爲禽獸。可不謹哉。世人遇一
鎰之金。猶視之不輕。而於其性。還不知養焉。卒至於

楛。亡戕賊。與禽獸同歸。其故何哉。不學不知故而已。
昔者荆山有璞。楚人未之知也。及和氏一見之。僂以
爲無價良寶。雖朋左右。足而不悔。此其真知玉之爲
美者也。苟自知其性。如和氏之知玉。則豈可一日自
安其身於不正之地哉。且夫自己一個性。豈和氏之
璧。所可能比哉。然而利害之計。物欲之徇。傲然自足。
而不自知昏濁其性。由君子觀之。固沐猴衣冠。馬牛
襟裾耳。而愬然不知之。省譬諸自有無價良寶。不知
珍藏。還棄擲道傍。不亦可哀哉。若欲自免於禽獸之
歸者。尤不可不於一念之微。致謹焉。從古聖賢之學。

其用工亦不過若此。所謂慎獨之訓是已。唯於中庸末章論之最詳。凡欲講聖門之學者。先不可不於中庸末章喫緊著工夫。而子思之所為學者。亦歷歷可見矣。嗚呼。為學之法。在求之於心。求心之法。在求之於一念之微。虞廷所謂道心惟微。即此義也。孟子之言。豈亦祖於此歟。下節舜明庶物之言。文理與此節不相接續。蓋孟子連下章總歷陳列聖之能事。恐當別作一章。而以孟子日起之。故今不此講解。寬文二年壬寅孟春初六

牛山之木全章講義

牛山在齊東南境上。其山最高。而齊魯之間。人之所常瞻望也。故孟子舉而說之。蓋欲人知仁義之良。實有於己。而提撕省察。以自免於禽獸也。故以山喻人。以山有艸木。喻人必有仁義之心。猶周詩所謂比者也。依說牛山之木。在昔嘗美矣。然今望之。濯濯然無有。艸木者何哉。以其在大國之郊。斧斤旦旦而伐之。其取材太多。則既不可以為美矣。然日夜之所生息。雨露之所滋潤。本非無萌蘖之生。庶幾後來猶或可作材。然牛羊又從而牧食之。則併其萌蘖之生。終無以生長焉。是以若彼之濯濯也。夫地以生物為性。唯

此牛山而無艸木也哉。人惟見今日之濯濯而不知在昔之嘗美。遂以爲未嘗有可取之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亦以其喪山之性也。此一句便有咨嗟嘆息之意。依又說曰。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云云。蓋山有艸木。山之性也。人有仁義。人之性也。然物欲之害。日日相攻。猶斧斤之於木也。是以仁義之美。斲喪無餘。此孟子所以設教之大旨也。日夜之所息者。謂秉彝之性。不能自己也。平旦之氣。指乍見孺子之將入於井。一念發動之心而言。猶兵家所謂朝氣也。平旦之間。人未與物接。其心猶未有所枯。故孟子

借而言之。大凡怵惕惻隱之心。雖在旦晝昏暮之間。皆當謂之平旦之氣。其曰四端。曰良知良能。其名雖異。其實一也。若爲唯指平旦之間一時之氣而言之。則其意近仙家脩養之說。而非聖門之所以爲教也。且不應孟子舍平生所說四端知能之言。而特致意於此也。觀其曰好惡與人相近而可見矣。蓋好惡之心。因與物接而始見。若平旦未與物接之時。何有好惡之可見。好惡與人相近者。卽前所謂怵惕惻隱之心。而大學所謂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是也。其意謂平旦之氣。猶木之有萌蘖也。仁義之良。雖旣

古學先生集卷之四
放失而所幸猶有平旦之氣時時發見猶雖山木既
伐非無萌蘖之生也然其發見至微而枯亾之易又
猶牛羊牧之則終無以生長也平旦之氣雖日夜之
所息然且晝所爲之不善還有枯亾之也枯之反覆
則特有夜之所息而無有晝之所養是以雖夜氣亦
餒乏而終不足以存仁義之良心而至於違禽獸不
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遂以爲未嘗有仁義之才焉
者孟子依斷之曰是豈人之情也哉亦以外物之欲
自外鑠之我所爲之不善內自枯亾之也若得其養
則我亦爲堯舜焉耳故結之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

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嗚呼人於其本然之良不可不
致之養而於致養之方最不可忽略乃如此故又引
孔子之言曰操則存舍則亾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
心之謂與夫子之言便與虞書所謂人心惟危道心
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其中之語實相表裏而存養省
察之功總盡於此矣學者最要好看操猶操舟操兵
之操舍者置而不顧之謂夫善操舟者扳舵搖槳隨
波上下終不爲風波所沒善操兵者奇正相須應變
無窮能不爲敵人所敗此操心之法也蓋物欲之相
溺也猶風波之覆舟利害之相傾也猶強兵之攻城

若不時時省察。念念提撕。自爲之主焉。則有能不陷於其間者也。哉。所謂惟精惟一。是也。世儒訓詁。往往以操爲把執之意。以舍爲棄擲之意。故欲將心執定不動。孟子之意。豈亦必欲以神明不測之物。還若槁木耶。且心之爲物。自爲主於一身。亦非能可爲棄擲之物。豈孟子之本旨也哉。夫操心之要。在於集義。集義之要。則在於必有事焉也。必有事焉者。卽勿忘勿助長也。忘者。便置而不顧之謂。助者。便執定不動之謂。能免此二者。而後可以有事焉。有事焉而後可以集義。集義則操心之學盡矣。而夫子所謂存心者。

非徒謂心之動不動。亦指本然仁義之良心而言之。卽所謂道心惟微是也。夫心而謂之存者。以其能知覺之也。謂之亡者。以其不能知覺也。然謂知覺爲存心。則不可也。何者。父而知慈。子而知孝。臣而知忠。弟而知悌。猶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識痛癢也。非存心而何。若夫父而不慈。子而不孝。臣而不忠。弟而不悌。猶左右癱瘓。不自知痛癢也。非亡心而何。而下所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又所謂人心惟危。是也。先儒多以出爲亡。以入爲存。以出爲人欲。以入爲天理。然竟與莫知其鄉一句。不相比類。豈非不

善讀孟子之過哉。出入二字，只是感應之意。而所以形容人心之用也。蓋人心道心，本非有二心也。虞廷所謂精一之學，亦非徒謂滅人心而存道心也。精一之極，則人心之所用，即道心之所行也。大傳曰：感遂通天下之故是也。在昔范滂甫之女，讀孟子此章曰：孟子不識心，心豈有出入。伊川聞之曰：此女雖不識孟子，卻能識心。愚以謂不然。此女終是告子之見。若以無出入為心，則何以能通天下之故哉。苟不失其正焉，則一日之頃，雖萬出萬人，有何不可。嗚呼！為學之難，至於心性極矣。孟子之學，以求放心為宗，而以

仁義為心體之本然。其謂存者，謂存仁義之良心。謂亾者，謂亾仁義之良心。而世儒多錯認孟子之意，徒以心之不動為存，而欲其不動於物，故其流遂為坐禪入定之學，而與聖賢全體大用之學，天地懸隔矣。予故表而出之。學者其可不沈潛反覆，以講求歸趣所在也哉。
寬文二年壬寅正月十九日

此篇以操心為非把捉之謂，固與後來之見同。引危微精一之語，以物欲利害喻風波強兵，終是未定之論。至平旦之氣，雖曰非修養之說，專指一念發動處，亦未純全。蓋此章專

說操心之法。然非謂存箇良心。卽是聖人也。必也人自知有箇良心。存養習熟。而後聖可庶幾矣。故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可見與良知良能四端擴充等章。旨同一手段。非有多端也。欲知定論。須參古義。予校讎之次。適講此章。故不顧僭妄。貂續其說。云

長胤謹識

無或乎王之不智章講義

此章之言。亦非孟子要切之言。然所以警策學者之意。最爲深切。不可不佩服以勸戒焉。前一段說齊王之所以不智。後一段因齊王之事。遂及學者之身。蓋

前一段卽擇不處仁焉。得知之意。夫植物之類。其種子纔得陽氣。則能發生。然一日置之日暄之間。而十日置之。沍寒之地。則雖天下易生之物。終不得遂。其生。繇謂吾見齊王。何以異於此哉。吾見之初。雖頗聽吾言。然今旣罕見。而寒之者數至焉。則一日之暴。遂無以勝十日之寒。而我亦不能使其生萌。此所以無或乎其不智也。夫人孰樂其不智焉。然而其所以終於不智者。何也。大抵人之常情。好友不如己者。而不好友。勝己者矣。友勝己者。則自見其非。而無見其是。斯得智焉。友不如己者。則自見其是。而無見其非。斯

失智焉。一暴十寒之譬。豈不亦親切著明哉。審交之道。最不可不謹。而後生勉進。尤不可不知焉。昔者申顏自謂不可。一日無侯。無可。一日不見。則吾不得聞吾過矣。可謂能用孟子之言也。讀此章者。不可不師此。而自警焉。而後段所謂奕秋之事。最切學者之身。蓋奕秋。古之善奕者。秋其名也。猶工輪。醫緩之類。奕。今圍棋也。數技術也。夫秋之於奕。天下之工。而其法無不至。其教無不盡。然同其師之。而至者有矣。不至者有矣。其至者。專心致志。惟秋之爲聽。其不至者。爲有鴻鵠將至。思繳而射之。豈非學者之永鑒乎。而今

天下之學者。其智非有大相過也。然其至與不至。亦皆莫不判於此焉。故曰。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二三子固非有鴻鵠之思者也。然觀威儀之節。言笑之間。固不免有躁妄之病。則亦未可必謂無鴻鵠之思也。不可不知自戒焉。夫奕雖小數。苟不專心致志。則猶不可至。而況聖道之大。若不專心致思以求之。則亦豈可庶幾哉。學者其可不以秋之事爲鑒。而自辨其專否也哉。蓋聖人之學。至難也。苟有富貴之念。則不得有功名之志。則不得暨一切貨色雜藝。遊豫酣歌之好。有一於此。則不知不覺自爲他事所牽扯。

汨亂遂不能專志其業也。設若無此數者，則其於進學自有七八分地。世之學者固非無專心致志者，然其所期不在富貴，則必在功名；不在詞章，則必在記誦；而於聖人之道恬不知求焉。此豈所謂專心致志之謂也哉？而古人之學與今人之學，其途亦自別。上古之學以德行入，中古之學以功夫入，近世之學以訓誥入，以德行入者其學充實，以功夫入者其學精深，以訓誥入者其學支離。然非謂以德行入者必不須功夫，訓誥也。功夫訓誥固自在其中矣。設欲為學者捨古人之學，妄以為然後有專心致志與否之別。

也。苟其學與古人背馳，則既反其規矩，猶何論專心致志為？而雖專心致志，苟不得其法，則亦猶舟行無柁，暗行無燭，冥行妄作，何所底止？大凡欲為學者，不可不先自理會古人之所以為古人者，果何在此？謂志毅之法也。苟欲為學者，以求古人之所以為古人者為心，念念不忘焉，則必於經書中果有所撞著，某至不似，然素竊有志于斯道，嘗用此法，寤寐以求，跬步以思，然後有得乎古人之所以為古人者，果在於此。確乎有以自信，然不自足，只管以此為求，前之所得非後之所得，後之所得非前之所得，大凡其所得。

者三四相變而後於斯道略有得焉。到今雖無足言者。然其嘗自苦若此。況乎不為某者。亦不可不用其許多功夫。聊欲勸諸君。不覺自發狂言。幸勿罪焉。

寬文二年壬寅仲春十八日

羿之教人射章講義

此章言學者之於道。必有一定之法。由之而進。則自得。不由之而進。則不能得其妙矣。兩節上句。皆引喻。語下句。其指學道者而言。箭將發。持滿曰彀。規所以為員之器。矩所以為方之器。射之中不中。反在於持滿而器之方員。即規矩之所出。皆所以取法於此也。

然方員之於規矩。自有其制。而射之彀。自我為制。故於規矩曰以。於彀曰志。蓋彀之與規矩。雖同為一定之法。然自有進守之別。故孟子論聖智。嘗取譬於射之巧力。而論聖人。直以規矩方員之至也。其意自可見矣。設若以學言之。則其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者。即彀之謂也。其曰良知良能。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者。即規矩之謂也。此孟子之微指也。而諸章多捨彀。而特言規矩者。蓋以彀者我之所能。而規矩自有本然之制也。然而規矩亦豈易知乎哉。夫方員規矩之所出。而規矩方員之所由出也。而

古學先生文集 卷之四
學者以爲規矩者皆方員而非規矩。用規矩之法而非規矩之本體。凡堯舜周孔之所行皆規矩之所出。而六經語孟之說乃用規矩之法也。設若以堯舜周孔之所行卽爲規矩則此認方員以爲規矩也。以六經語孟之說卽爲規矩則亦執用規矩之法以爲規矩也。豈翅千里之謬而已哉。然則孟子之所謂規矩者果何物哉。曰仁也義也皆人人之所固有而此心之本體也。然而人皆有此規矩而其不能爲方員者蓋人之所難者不在規矩而在於其能用規矩也能用規矩則能得爲方員也。夫大匠之所用拙工之所

守皆莫非此規矩而大匠能用此以起岑樓造魏闕而拙工不能創一屋豈非能用規矩之難乎哉。嗚呼規矩之用不可窮焉而方員之生不可勝用。惟大匠能知用規矩之法而又能悟用規矩之理故能得盡規矩之用而又得能爲方員也。其或知用規矩之法而不知用規矩之理或知用規矩之理而不知用規矩之法則其所成僅止一曲而俱不能造其妙矣。此近世訓義頓悟之學所以各陷一偏也。若夫放僻邪侈害仁傷義者先併其規矩而失之尚何望其能用規矩哉。故先能不失其規矩而後得能用其規矩能

古學辨正文集 卷之四
用其規矩而後其為方員不可勝用也。又曰能用規
矩者不見規矩若見其規矩而後用之則遂不能盡
其妙矣。故曰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惟明理者識之

寬文二年癸卯二月念八日

此篇雖以仁義為規矩然指以為人心之本
體則是宋學舊套晚年之所大不取長胤謹識

仁人心也章講義

此章之言嘗於牛山之木章末略見其梗槩然求放
心者孟子學問之宗要而註家亦失其指最不可不
講明焉蓋孟子之學以仁義為心體之本然而以存

仁義為學問之終始章首二句乃可見矣然於仁謂
之人心於義謂之人路則其於兩者之間不可不識
一體一用之分焉故仁人心也一句非特一章之詮
要實七篇之旨亦不外於此何者人之所以為人者
在於心而心之所以為心者仁而已矣自孩提之童
莫不愛其親以至於乍見孺子之將入井怵惕惻隱
之發皆具於吾心不假外求則所謂仁者豈非吾心
之實體乎而自其及其長莫不敬其兄以至於凡天
下之事無行而不宜則皆不能不由焉則義豈亦非
人之路乎此二句雖若以仁義對舉言之然至下文

二節特以仁爲言。則最可見其合一無二。而亦足以見求其心。則自由其路矣。然則下文所謂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何謂哉。由者循也。放者亾而不在之謂。猶鷹之去條。畜之出欄。孟子以雞犬喻之。卽此意也。蓋人之於義。猶行之必由路也。而舍而不由。則猶蹈荆棘。踰塹岍。不由其故道。若夫其心。則自主於一身。而不可須臾失者也。今放之而不知求。則亦猶不能主箇屋宅。而彷徨道路。豈不重可哀憫也哉。夫舍其路而弗由。旣不可以爲人。況放其心而不知求。豈可以爲人哉。苟以入而不可以爲人焉。

則不祥莫大焉。哀哉二字。最不可不深翫味。吾人不
自哀。而孟子哀之於數千載之上。此亦何心哉。譬則
醉人不。自恤其媿。而傍觀之人。代爲其媿也。孟子所
以深哀之意。其亦可見矣。而孟子又自解之曰。雞犬
至輕。且外物也。若夫此心。主於一身。而至重者也。人
皆有雞犬放。則必知求之。有放心。而茫不知求。是愛
其身。曾雞犬之不若。豈非惑之太甚邪。人之所以爲
學之道。豈復有多端哉。唯在求其所已放之心而已
矣。孟子到此。可謂吾無隱乎爾。而其謂之而已矣。則
爲學之道。固無復餘蘊矣。而又不謂求其仁。而謂求

其放心者。蓋謂求其仁。則人猶視以為遠。不若謂在求其放心。而使之直。求其所以為心者之為愈也。此孟子所以千辛萬苦。為萬世立命脉者也。學者其可不盡心哉。然人皆知性善養氣之說。有功學者。而未知此章之言。實發揮孔門大宗旨也。蓋孔門之學。雖專在求仁。然人徒知仁之為仁。而不知仁即心體之本然。故孟子申明之。其功亦大矣。而屢於他章。亦具舉其義。若非會之以通。則亦難以盡此章之義。請復論之。其所謂萬物皆備於我。即仁之體也。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即仁之象也。強恕而行。即仁之方也。存心

者存此也。求放心者求此也。所謂學問之道無他者。其在於此乎。自窮理之學興。而世之學者。重看知而低看仁。盡力於彼者多。而用力於此者少。故其氣象卑薄狹隘。於充實光大之妙。必不免有歉焉。豈聖門所謂窮理者。捨仁之外。復有所為言哉。故孟子又言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然以後世窮理之學視之。則孟子之言。似猶有所未備者矣。故世之學者。每多彼而少此。孟子豈作此不完之語。而欺我哉。蓋亦弗思焉耳。且其說率將仁與心為二。而

至於求放心則亦別作一般議論而為嘿坐存想收攝精神之義故高者為坐禪入定之流卑者為把捉矜持之學其弊有不可勝歎者矣雖或有其知以及之者然纔足以快一時之論而不可與共論終身之業矣明道先生曰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又曰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此言最善得聖門之旨學者當按此為準莫為世俗之談所惑也只患在功夫艸艸而已耳 寬文二年壬寅三月四日

排窮理之說而專以求放心為要與初年之見大異矣然以仁為心之實體不如後來以仁為天下達道德也漸變漸新自可概見

胤謹識

拱把之桐梓章講義

此章之言大抵與上章意同皆就人之易見處論之最堪佩服桐梓二木名皆人家常所栽以為材者故孟子取以為譬曉人曰云云夫人孰不知愛其身亦孰愛其身不若桐梓哉且桐梓之拱把者本非美材之可貴者然人苟欲生之枝葉枯瘁則知所以灌溉

之柯幹屈折則知所以暢茂之每莫不致之養而至於其身則其輕重大小如何也哉而放縱自恣戕賊其性有不令之行而不知改之有不美之名而不知惡之懵懵懂懂不知所以養之者其視之曾桐梓之不若也孟子之言豈非顛門頂上一鍼哉而至於所以養其身者亦不過由吾心之良知良能而擴充焉則何等至易何等至簡而顧知養彼而不知養此則弗思之甚也嗚呼吾思之桐梓之美惡皆得視於吾目而吾身之邪正不能自視之故能知養物而不知養其身然他人之美惡邪正皆無逃於吾目則詎不

以他人之美惡邪正而反求之於吾身乎苟常常若此提撕反求則自知養之之道矣故夫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當與此章并按凡讀文字艱澁難通者必悉心思索平易易識者艸次看過此二章皆雖無難解者然卻自有一唱三嘆之味學者但當諷誦咏吟以自警焉
寬文二年壬寅三月十三日

無名之指章講義

孟子此章前後數章屢屢皆以譬喻明之至於此章最是明白痛切直有不可易之意蓋其憂之也深故

其說之也。周其誘之也。切故其語之也。近學者勿以其語淺近而忽焉。孟子欲先說出人知外物奉身者。愧不若人。而至於其身心。還懵然不知愧。故以無名之指爲喻。以曉之。無名指。手之第四指也。而其爲指。本非人身之要害。雖屈而不伸。亦非有所妨。然而推其入之心。自視其指之屈。起居出入。慼慼然不能安其心。設有能治之者。雖秦楚千里之遠。必往求治之。只是爲指之不若人而已。初非有疾痛之苦。傷事之害也。若以指比心。則其輕重大小。甚是懸絕。且指之不信。不足爲害。而心之不信。卒不免爲禽獸。則不可

不爲之動心也。而人於其指知恥之。而至於心則不知恥焉。就一身之中。猶不自知推類。則豈非不知之大者耶。夫心之不信。謂何。當惻隱而惻隱。謂之直。當羞惡而羞惡。謂之直。當辭讓而辭讓。謂之直。當是非而是。非謂之直。當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而不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此謂之不信。孟子謂之非人。則將爲何物。是亦可不辨而知矣。而人皆知恥。彼而不知恥。此者何哉。豈非以指之不信。易見。而心之不信。難見耶。殊不知人之視己。猶視其肺肝。指之不信。猶可縮之袖間。而心之不信。無所掩焉。且將謂心之不信。天

下皆然而不自卹歟。然人之常情。其責入也。每重而
怨己也。每輕則雖謂人皆然。亦有何益。設若於是不
恐懼修省。以自求改過遷善。則為學雖勤。讀書雖多。
亦奚以為。

鈞是人也章講義

此章之問。亦從上章來。然上章只以譬喻明之。至於
此章。極論所以為大人為小人之由。學者正以此為
終身受用可也。蓋公都子亦會善問。故得能發孟子
底蘊。彼雖嘗屢聞性善之說。然其心猶以性有善惡
為是。故復以此詰之。其心謂人同此性。性同此善。則

皆可以為大人。而今或為大人。或為小人。則性善之
說。恐不可通。孟子曉之曰。有大體。有小體。大體者。心
也。小體者。耳目也。心謂之大體者。心本無體。與天地
同量。故謂之大體。耳目謂之小體者。耳主於聽。目主
於視。不能相通。故謂之小體。從其大體。則與天地同
體。故為大人。從其小體。則役役於事物。故為小人。然
此孟子只以冷語答之。欲其深疑而復問之也。而及
公都子再問。遂究論其極。可謂抽關啟鑰之論也。按
官職也。人之於耳目。每以視聽為職。而不能自擇其
可否。故遇可喜可愛之物。則必為之障蔽。不知自反。

故其所求所欲者。不過淫聲美色之類。而心爲之引去。遂不能立於內焉。故曰物交物則引之而已。上物字指耳目言。下物字指淫聲美色言。耳目謂之物者。以其可賤也。上章所謂體有賤是也。而引字最可味。蓋爲彼所引去不能自止之謂。凡我重彼輕則彼莫奈我何。彼重我輕則我必不能不從彼。可不慎耶。其心之官則思以下。最孟子平生得力處。其爲人親切著明者也。夫心者一身之主。而其爲可貴者。乃在於思焉。故思者心之所職。而耳目口鼻四肢皆受令於此。所謂思則得之者。心得其職。而耳目口鼻四肢皆

爲之卒。徒不思則不得者。心失其職。而耳目口鼻四肢自橫恣於外。思之於入也。得失存亡之效。其切若此。蓋思之一字。始見於堯典。而至於洪範。最爲作聖之功。所謂孟子得力處。而七篇之言。其及於此者。亦不知其幾多。學者正不可不盡一生之力。以求深造之妙焉。然而致思之方。亦必始於近思。而終於無思。何謂近思。其所思在於日用切身者。而不少馳高遠無用之地。此之謂近思焉。何謂無思。於穆之命。率性之道。無思無爲。寂然不動。此之謂無思焉。然所謂無思者。亦非謂冥然漠然。不須致思。乃致思之極。至於

無思也。若夫胡思亂想，急迫不中理者，與好用思於
渺茫不可知之地者，亦非致思之方，不可不知也。其
所謂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
能奪也。何哉？蓋大體小體，皆天之所賦，而其可賤者
耳目，而可貴者心焉耳。故先立乎其大，而可貴者則
其小，而可賤者自然聽受，終至為大人矣。觀先之一
字，則此學者起初用工處，而其造詣之妙，則孟子還
付之公都子之自得焉。又恐其不遽領會也，故以此
為大人而已矣。一句結之。蓋大人者，與天地同其流。
所謂大人不失赤子之心是也。然耳目口鼻之欲，有

以汨焉，則大者為之小，貴者為之賤，遂不能以充其
量也。苟既立乎其大者，則耳目口鼻之欲，皆自然退
聽。本不足為慮，猶大陽當天，燭火自熄，何難克之有
此為究竟之法。此為上乘之學，及其至也，不唯耳目
口鼻之欲不足為慮，而仁熟智明，區區窮理之學，亦
不足論。若夫徒謂克耳目口鼻之欲，然後能復其心
之本體焉，則豈先立其大者之謂乎哉？然立大之功
本非一蹴可到，亦自有許多等級。中庸第二十七章
及孟子於善人信人章，盡其委曲。學者苟非全體精
神在一心字上，緊著功夫，恐亦難承當。蓋聖人之學

心而已矣。窮其理，卽所以明其心。明其心，卽所以窮其理。內外一理，誠明一致。初非有二。學之所以貴乎窮理者，卽所以明其心。明其心，則盡其心。盡其心，則窮理盡性，廣大精微，一以貫之。此爲大人之學而已矣。夫人之爲學，其法亦有次第。其初不免以學與事。岐而二之。及其漸進，則只知求理於事物，而不知求之於吾心。此爲中等之學。又至於其大進，則學必求之於心，無心外之學。無心外之法。此爲上等之學。雖前輩諸儒，猶或不免於在前二等之域用功焉。則當今學者，不可不深懲痛艾，自求進上乘之學也。宋朝

大儒又有得先立乎其大者一句，以爲終身之業者。然或以攝收精神爲立大，或以不復於小體爲立大，而不知仁義之外，別無有可言者。則恐難爲得其旨也。孟子以仁爲天下之安宅，義爲天下之大路，則所謂大人之學者，不辨而可知矣。 寬文二年壬寅四月十一日

此篇破克耳目之欲，以復本體之說，而曰聖人之學，心而已矣。又曰無心外之學，無心外之法。其意暗左朱而右陸。然宋朝大儒以下數句，亦稍有不滿于陸子之意，而謂仁義之

外無復有言。則後來定說漸而成矣。先子之學苦心多年。屢化屢新。此等篇可見也。

長胤謹識

仁亦在乎熟章講義

此章言仁之不可不熟。而最戒夫不用力於仁者之不知務也。非謂仁之不熟。不如為他道之為勝也。蓋明仁之不熟。不如他道之有成。猶五穀之不熟。不若萁稗之熟。譬喻的當。最足警醒學者。夫五穀者種之美者也。仁者德之大者也。今美而不如惡者。大而不如小者。可哀之甚也。大抵學者之患在於欲速見小利而不作久遠之計。種大木者以世計之。種小木者

以年計之。其為物大則養之之日愈久。養之之日愈久則其為物愈益大矣。若萁稗之生亦非用耕耨。然彼自有成熟之日。至於五穀之種則耕之以春。耘之以夏。而後能有收穫之日。苟非以半載之力不能也。學者之於仁亦猶如此。故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是也。且人欲為萁稗乎。欲為五穀乎。身有五穀之美。而返欲為萁稗。則是自棄也。欲為五穀而不求其熟。則是自暴也。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夫學而不求仁。則非學也。求仁而不熟。

則非仁也。若夫今之學者，非求仁而不熟，蓋不知不求仁之不可以爲學也。其咎何在哉？徒知求之書而不知求之身，知求之於先儒之說而不知求之於往聖之訓，而先儒之說高者猶不能出於游夏文學之科，而其卑者自不免爲世俗訓詁之流。後之學者亦皆甘其唾餘，踐其科臼，而莫爲之反正也。所謂源遠而未益分者也。蓋夫子之所以賢於堯舜而生民以來，未嘗有者，無他，在於教道之尊，而教道之尊亦在夫仁而已矣。然則孔門所謂學者，可知也已。而今世學者之所尊信取法者，一在宋氏之傳註，然而先儒

有由義之志，而無居仁之量，有任道之勇，而無倡仁之方。故其所以註書者，皆以己意攙入其間，而夫子垂教之旨荒矣。嗚呼！有志於聖門之學者，其可不知所釋哉？夫輕議先輩者，古人之所戒，且不免爲薄。然不明議以辨之，則非惟孔門之教不行於世，而學者所以求道者，亦終不能得其途轍也。吾亦何心而豈敢務求異前輩哉？衛道之切，不得已於言，幸勿罪焉。

孟子講義凡十一篇，皆係寬文中講經之次，爲諸生所著，故自述其所經歷勸誘後進，親切剴當，最可體認。此一道不著年月，亦在其

中明說破不服宋學之意

長胤謹識

天爵人爵章講義

此章之言亦孟子之常言也。然學者非功到知至。自無疑於性善之說者。則亦不能知孟子之言不我欺也。蓋天爵云者。即孟子所謂性善之謂。而堯舜與我同類者此也。而今觀本章所說。似特指其脩為言之。而未嘗及固有之性。故註家亦只做脩為解之。殊不知天爵者。本吾性之所有。而不可他求。然放而不求。舍而不由。放僻邪侈。無所不為焉。則雖吾所有。而還不能存之於已也。天爵安在哉。譬則諸侯子弟。般樂

怠傲犯法。失職自墜其世爵。哀哉。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如此說之。則孟子之旨。似更詳明。夫天者至尊之稱。凡有天下者。號天子。有天下之位。號天位。然則天爵之稱。固不藐然。然非我所得而私也。乃人人固有。無可以為貴。亦無可以為賤。本吾故物耳。若夫為己實有可貴之物。揚眉瞬目。傲世驕物。則此釋氏弄精。菟者之為。而非儒者之學也。故學者不善理會。則天爵二字。還為狂藥。可不畏哉。此孟子所以特以脩為明之。而義解者之所不得而知也。荀況之言曰。道義重則輕王侯。此

乃天爵二字。少作之祟者也。蓋王侯本非可輕者。而彼乃曰輕王侯。則豈得非自中狂藥。失其調理者之言耶。夫子之言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也。意者以夫子為諂者。本非凡庸之人。亦苟況之見。而病症未甚者也。故為學問。而學問返為之害者。往往而有。可不戒哉。語曰。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蓋為此也。何者。不求安飽。而修其言行。則好學之志。可謂篤矣。然而不就。有道之人。而質正焉。則自恃其能。自信其見。不知不測之禍。自潛伏乎其中矣。學者不可不識。諸而古之人以下。其所以鍼砭學者。意至親切。亦足

以諷勸在上之人。蓋古者在在上之人。既擇天爵。而授人爵。故人爵每稱其天爵。是在下之人。亦必見天爵之貴。而不知人爵之貴。惟天爵之脩。自無要人爵之意。至於後世。在上之人。既不擇天爵。而漫授其人爵。故人爵每勝其天爵。是在下之人。亦必見人爵之貴。而不知天爵之貴。或其脩天爵者。亦只為要人爵。而脩之。此亦士之罪也。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亦宜矣。而孟子謂之惑之甚者。何哉。蓋天爵天下之通貴也。人爵一身之榮觀也。天爵之貴。雖沒世而不亾。人爵之貴。被一黜而即廢。然而人只知求一身之榮

觀而不知求天下之通貴知樂一點即廢之貴而不知樂沒世不亾之貴豈非惑之甚乎其號爲人爵者亦何物哉只能爲小人之作輕重而不能爲君子之作輕重豈非人爵終不如天爵之貴哉然則君子必捨彼而取此其亦可知已 寬文二年壬寅冬十一月二十三日

志學章講義

此章備述夫子一生學問之履歷矣苟欲學聖人之道者不可不以此爲準而又不可不以此自較其所進焉蓋人生十五歲時其志智始定之時夫子旣志

于學則其趣向可見而七十不踰矩之效旣瞭然乎此矣學者覺也覺悟所不知也夫宇宙之間道器精粗幽明隱見洪纖巨細凡耳目之所不到心思之所不及者皆可會之於一心而其功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與天地參矣此聖人之所爲學而言語文字異端曲學之所不能及也蓋有此志則有此効無此志則不能有此効三十而非立則非學四十而非不惑則非學五十而非知天命則非學六十而非耳順則非學七十而非從心所欲不踰矩則非學然則今日之所學不究其歸趣而徒悠悠歲月汨汨精神用

心於無益之地者。豈可謂學乎哉。三十而立者。三十日壯。人到此之時。精神豎起。氣質充實。可不爲世間一切事所轉移搖動矣。立者。若腳踏實地。牢不動搖也。夫子到此。心心念念。斷斷乎惟聖人之道是從。私欲功利。皆不得搖奪。此之謂立。四十而不惑者。四十一日強。此時身體益強。智慮益明。可以方物出謀。不爲天下一切事所恐懼疑惑。男子之事大備矣。夫子到此處。事益審。應物益詳。至正至當。至纖至悉。凡事物之來。邪正真偽。得失是非。雖紛紜輾轉。籍籍錯錯。而一入其手。黑白頓判。亦不爲之動。卽孟子所謂不動。

心之事也。此之謂不惑。五十而知天命者。五十日艾。此時精神收藏。心志堅實。清明全用。濁氣渾無。粉華之念。毫不相到。可以上達性命之理矣。天命者。總理氣之稱。在天謂之命。在人謂之性。一也。書云。明命詩云。維天之命。是也。夫子到此。心下瑩然。明達於天人。之理。陰陽消長之變。吉凶禍福之數。一齊都了。無復所疑。故其言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又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又曰。天之生物也。各因其材而篤焉。蓋於是真知天之未始不爲人。人之未始不爲天。通貫爲一。渾合無二。而爲善降之百祥。爲不善降之。

百殃亦不外於此理。此之謂知天命。六十而耳順者。人到於此。則氣力既衰。枝葉脫落。唯存根心。故心志耳目能定於一。而自無有傷煩之累矣。順不逆也。耳之於聲。受而不逆。有來必通。然惟心志定者。能聞物之聲。而無過聽焉。若受而不逆。然若夫欲射鴻鵠者。雖金鼓在前。誦聲在傍。往往不能不過聽。故曰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夫子到此。意絕性定。心歸于寂。自覺能聞萬物之聲。而即知其心志之定。雖千兵萬馬。奔走于前。繁絃急管。喧嘩于後。而此心凝然。應酬不失。此之謂耳順。其不言目口鼻。而獨言耳者。

蓋以目有開閉。口有吐納。鼻有呼吸。皆用心通。而唯耳以神用。唯心志定。而後能盡其用也。舊說以爲聲入心通。然心苟通於理。則目之於色。亦然。奚唯以耳謂之乎。且與知命一項。渾合無別。而後無以接不踰矩之境。近解或作不逆於耳。然義已淺近。文亦不順。皆難通。故不取。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者。矩爲方之器。不踰矩。猶言能中矩也。蓋數窮則必復。其初人到七十。則情欲渾盡。只是一團赤子之心。靡有向者齟齬之態。夫子到此。血氣不用。天真發露。仁自我出。義自我行。聖即天。天即聖。所謂聖而不可知也。此之

謂不踰矩也。其待十年而一進者，十者數之限，自三十以下至七十，每到此限，必皆動心省身之時。唯聖人極誠無妄，自少到老，自不失其度，故能覺其進而自信其然。蓋志之所到，而循理之自然者也。或謂聖人立法以勉進，後人誤矣。何者？聖人有聖人之資，斯有聖人之修；賢人有賢人之資，斯有賢人之修；衆人有衆人之資，斯有衆人之修。故朱子曰：其日用之間，必有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故因其近似以自名。蓋人之於老少也，自少而壯而老年到此，則必有此効。猶天之於四時也，自春而夏而秋而冬，其寒燠溫

涼有序不紊，有漸不驟也。雖聖人不能無老少之別，則亦不能無老少之異。其唯聖人乎？若天之運行無少間斷，當春必燠，當夏必熱，當秋必涼，當冬必寒。此卽生知安行之妙，而非意度億想之所能窺測也。其所謂矩者，卽天然之則，固人性中物，非自外假者。亦曰仁義而已矣。蓋規圓而矩方，規仁之象也，矩義之象也。義者有形，而仁者無形。有形者可以言論，而無形者不可名之。故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而矩生於規，規生於衡。能矩則能規，固自在其中。此所以言矩而不言規也。嗚呼！仁義相須

而成不可相無。聖門之學雖千經萬典不可涯涘。固不能出於此二字。而後世低看仁義好務簡便捷徑。別自撰出一般宗旨。或以虛論心。或以鏡譬心。皆佛老之緒餘。而非儒者之學也。不佞欲別爲一書以闢千歲之秦蕪。故不此論及。
寬文六年丙午八月念五日

先生時年四十大較仍未說。但耳順解稍異。然道器精粗。理氣性命及情欲渾盡等語。尚仍舊套。不若後來之渾化。未排以虛論心。以鏡譬心之說。復古之見久矣。
長胤謹識

諸友爲余賀七袞宴集講義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學。傲也。覺也。傲法聖賢之所爲。而有所覺悟也。習。溫習也。說。擇也。朋。同類也。愠。怒也。言既學矣。而時時熟習之。則智開道明。猶寐者之頓覺。跛者之忽起。而有不堪其悅者。故曰不亦說乎。君子善與人同。欲人人同入于斯善。苟吾學既成。而足以被遠。則非唯人之從我。我亦得聞所未聞。將會天下之善。而一之。君子之志願畢矣。何樂如之。故曰不亦

樂乎。君子之學爲己。苟於道自得焉。則雖人不知。而爾汝輕賤之。而不敢怒焉。學問之功盡矣。故曰。不亦君子乎。此章蓋夫子自言其意中之事。以勸勉人也。何者。人適其心。則悅。遂其願。則樂。皆人情之所深願。而人未知真悅樂。夫悅莫甚於學習之。至智開而道明。樂莫大於吾善之及人。而遠邇內外。同其斯善。其爲悅樂。天下之物。莫以加之。此名曰真悅樂也。君子萬人之所仰望。欽慕。而人未知真君子。夫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上不怨天下。不尤人。無入而不自得。此名曰真君子也。而

朋來之樂。不愠之君子。皆由學而得焉。則學之功。不其大乎。夫子所以爲天地立極。爲生民立命。爲萬世開太平者。其惟學乎。於戲大哉。裸蟲三百六十人。爲之長。則人亦蟲焉耳。然其所以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與天地並立。而爲三者。非學而何。故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學之不可不講如此。然聖遠道湮。學無師承。各以其所好爲學。而於古人所謂學者。茫乎不知其爲何物。或以反觀內省爲學。或以記誦詞藻爲務。則自誤誤入。其罪大矣。然則今日之急務。以講明學問之法。如何爲要。昔在孔

子歷選前聖。唯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而孟子云。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又曰。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則可知人倫之外無道。仁義之外無教。而向之數者。皆非學也。無所不愛之。謂仁有所不為之。謂義求則得之。舍則失之。非求之有道。得之有命。則學者何難而不為。何憚而不求。弗思之甚也。而仁之為德最大矣。故孔門雖以仁義並言。然專以仁為學問宗旨。孟子亦然。其言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

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又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而於下文專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則孟子之意可見矣。故今日為學者。不可不以仁為本。有一毫殘忍之志。則非仁也。有一毫伎害之心。則非仁也。好言人之不善。深責人之小過。町畦立而勃蹊加。驕吝生而彼此分。有一於此。則不免為不仁也。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至嚴也。夫婦相愛。兄弟相睦。皆匪有所強焉。但朋友一倫。與古稍異矣。薄如紙。棄似土。至於久要。不忌平生之言。則幾希。朋友有師資之恩。有兄弟

世學先生文集卷之四
古學先生文集卷之四
之分苟於此一倫有闕焉則四倫併廢可不謹哉
夫爲師友祝壽雖和漢舊事然在今日則所希見
今乃蒙諸君祝予七袞之壽釀金酤酒賃城東山
寺供帳設饌殊荷盛意然杯酒之歡詩歌之興乃
世俗常事非所以施于道義之交也因爲講論語
管一章明修身之本且及朋友之義切要謙已恕
人務盡一家同仁之心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
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若夫今日朋友之間
無相輔相規之意無相惠相恤之情持己狹入面
從後言有難不救有過不諫反譏笑之翫侮之則

不仁之甚亦酷於鄉原之可惡吾所不取諸君諒
焉幸甚 元祿九年丙子四月廿二日

古學先生文集卷之四終

